

岁月留香

在忍耐中成长

胡 健◎著

◎ ◎ ◎

我天生快乐，但我在军中的大部分时间不能随意说笑；我生性直爽好强，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我只有一个选择——说“是！”；我性情浮躁，好出风头，工作努力，事事在前，但是除了当过一次医院的乒乓球女子双打冠军、羽毛球女子冠军之外，我的名字并不常被领导提起……于是我学会了忍耐，克制个人快乐的冲动，克制辩解的冲动，克制虚荣心的冲动。于是我渐渐成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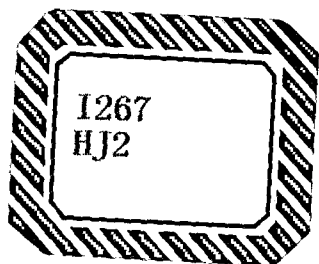
华文出版社

校园文学丛书

I267
HJ₂

— 在忍耐中成长

胡 健◎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忍耐中成长/胡健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 岁月留香)

ISBN 7-5075-1906-6

I. 在... II. 胡...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6153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66 印张 80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目 录

独 处	(1)
作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	(5)
逃进文学逃进梦想	(19)
在忍耐中成长	(23)
让读书成为时尚	(28)
妈妈的读书笔记	(32)
妈妈的住所	(37)
美国牙刷	(44)
年轻的钱与年老的钱	(47)
小歌片情结	(52)
想念一只小狗	(56)
今日史铁生	(69)
红红火火陈章良	(76)
问君可识求伯君	(84)
智者谢添	(89)



在

忍

耐

中

成

长

臧克家.....	(96)
开心妈妈	(101)
闪烁在巴黎上空的星星	(119)
她的路也是你的路	(128)
镜头前的谈话	(151)
完全没有体验的 WTO	(165)
美好还有没有力量?	(171)
男女界限	(174)
女性课题	(178)
“名人自重说”	(181)
喜剧与喜剧承受力	(184)
影视批评中被人遗忘的角落	(187)
谈电影说编剧	(192)
文学的品位	(196)
艺德与代价原则	(199)
艺德与三角关系	(204)
语音的魅力和误伤	(208)
谁持导证当空舞?	(212)



独 处

和历尽饥寒、饱经沧桑的人比，我似乎不配说苦难。可是有一种心灵的苦难，是可能人人有份的。

我从小就是个健康活泼的女孩，也可以说是个很闹的女孩，特别是在朋友群里，在喜爱我的人面前，更是欢乐，尤易忘形。直到上了小学，我也是爱提问，爱挑错，满脑子小聪明。一天，教导主任来班上讲话，气氛很严肃，她讲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说：“就像我们每天梳脸洗头一样……”小孩子趣味不高，一听“梳”脸“洗”头，我嗓子眼里“咕咕”两下就笑出声来，于是全班都跟着哄笑起来。

我被叫到教导处，关进隔壁一间小屋，二桌一椅、一纸一笔，让我反省。直到下一节课不让去听，中午也不让去饭厅吃饭时，我才意识到我被关



禁闭了。我上的是一所军队子女寄宿制学校，当晚，全校熄灯后才放我回宿舍。就这样一直关了我三天。可是我只好在最后一天全盘认“罪”，因为那天是星期六，是我们这些住校生回家的日子。我不再坚持主任说错了什么，只批判自己扰乱课堂秩序，带来恶劣后果。写检讨的时候我就哭了，交检讨的时候又哭了，因为我即使低头也不愿在高压下低头，但我还是低头了。是在渴望父母亲情的时候，心脆弱得不行。

想不到的是，从学校的禁闭室出来，我发现全班同学都不理我了。直到我揪住一个好朋友追问，她才说，是老师让大家用孤立的办法使我“就范”。当时，哭都不能解脱 12 岁小小心灵的孤寂。至今仍不忍诉说眼巴巴望着同学们追逐嬉闹、欢声笑语而撇我于一隅的凄惨心情。我复又怀念那间小禁闭室。四堵白墙，毕竟不欠我什么，既无欢乐回忆又无痛苦现实。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独处”的滋味。我身居集体，心置荒漠，一身一心，孑然独处；住校生的每周 6 天，日日独来独往，找不到

独 处



人说上一句话；一种对人生的悲观便油然盘踞上心头，还常常于悲伤之际立下无数宏大志向，梦想今后衣锦荣归、吓呆老师的那一天。

如今看来不会有那一天了。3年后，随着史无前例的运动高潮的频频掀起，我一次次被孤立，独处反成了家常便饭，与他人的交流反而更艰难更手足无措更危险四伏。那时，若能避开整日打倒这个揪出那个的喧嚣世界，得到短暂的一身一心的独处时刻，真是极幸福的。独处之时，读书当然很好，无书可读时遐想也很好，无遐可想时哼些曲子也不错，偶尔还会幼稚地填些词，诌些小诗，自己给自己排得满满的。长期的独处，不仅使我适应了独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锻炼了我保持最佳心境、排除外界情绪干扰的心理能力，练就了随时随地集中精力思考的本领，建立了抵御孤独、缓解寂寞的自信……于是我极爱独处了。直至今日。我一直从事文学创作，也许，独处是我与文学之间的桥；也许，文学是我与独处之间的桥。



然而，我并不希望那种被动独处的体验再被更

在
忍
耐
中
成
长

年轻的人们所领受。尽管有时在嘈杂的人群中，独处是一种快乐，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只要是人们自由选择的，那就是一种愉快，而任何强加于人的处境，即使是热闹，即使是富足，那也是一种痛苦，独处亦然。



作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

我们对自己同时代人的最鲜明、最生动的印象是从采访中得到的。

“胡健，你左边的袖子有点儿皱……好！”

“你再往右边挪一挪……好！”

我坐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 150（平方米）演播室里，从面前的监视器中看着自己。节目编导在外面的导播间里通过麦克风与我对话。摄像师、灯光师和录音师布置妥当之后也相继离开。被厚厚的隔音门关在里面的只有我一人。

“准备！走带！……开始！”

我盯住摄像机镜头。“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东方时空》！……”



这在我过去的工作和生活中曾是完全陌生的场景，如今已是司空见惯了。做了10几年的文字记者之后，身后再加上一台或几台摄像机跟着来拍摄你的采访过程，似乎不是很没谱儿的事。

此前，我更热爱纸和笔。每当我在桌前，在枕旁，执笔疾书的时候，心里总是充满感激之情。今生有幸，让我得到如此称心的朋友，可以永远陪伴我的生命。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我在两年的时间里节省睡眠在枕边写成的，至今我还记得每天清晨四点钟醒来拿起笔时的那种兴奋的感觉。即使现今坐在电脑前，无论是整理旧作还是开个新头，兴奋依然不减当年。

因此，与电视遭遇之初，我还只将它当作有一搭无一搭的事情看待，从第一次当电视节目主持人至今的10年里，它只是我的余兴节目。大的变化发生在近两年。简直像一个不忠的情人，随着时空的变化，心已旁骛。

10年前，1985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两个年轻的不速之客来到我家，自我介绍是中央电视台的

作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



编导，马上要拍一部青年专题片，明天的火车票都买好了，却还没有找到合意的主持人。我没有经验，也不懂电视拍摄。他们说，没关系，我们要的是不同于播音员的主持人，要会现场采访，因为没有任何脚本。噢，那当然没问题，我说。他们说，有人推荐了你，说是保证不会让我们失望。不论是不是恭维，我为这句话所动，意志薄弱之下丧失清醒头脑，加上骨子里固有的风头主义倾向作祟，当即请示报社领导，第二天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我的电视生涯的第一步就如此轻易地迈出去了。一个月的时间里，从特区城市到北方农村，从大学生到边防兵，从理想到婚姻，一路上举着话筒追问不休，摄像机熟悉了我，我也习惯了它。

专题片播出了，听了几句好听话之后，我只是在脑子里过了一个念头：应该写写这次经历。然而又觉所得过浅，急急地写出来似有炫耀之感，随即就把它当作一个作家的生活积累储存起来，抛之脑后。



新太阳的诱惑

1993年春节刚过，中央电视台的青年编导时间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有个事想一起聊聊，约好2月4日在梅地亚宾馆1126房间开个会。具体的他也没说太多，我只是隐约感到中央台要有什么新动作了。

时间是个已经有作为、而且还想有更大作为的青年编导。他的不少电视专题片都在圈内名声大震过一把。听说当时广播学院的学生们争相传看他的片子，毕业后在本单位创出的一点新鲜东西也不少是从他那里“借”的。

后来就是梅地亚的会。在座的有几个是熟人，摄像师赵布虹、录音师张文华、制片甄宝明、策划崔永元等；新面孔中有三位是来自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学学者陆建华、谭深和张宛丽；还有文研院的马也等。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把他们的名字都写下来，就是因为我后来厕身其中、参予主持的《东方



之子》这个栏目就是由这个集体描摹出雏形来的。

新节目暂名为“新太阳 60 分钟”。——谁能抵挡得住新太阳的魅力呢？尽管它最终定名为《东方时空》，但是每天早上 7 点整那冉冉升起在荧屏之上的新鲜生动的朝阳，不是还在激动着我们吗？

谈话的激情

我写小说的时候，常常处于一种状态：未动笔就先充满激情，而且心里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这些激情而沾沾自喜。我能够利用它们，分解它们，延缓它们，厚积薄发或者一发不可收，因此我尤其爱我独自写作的日子。

其实我从小还有一种激情，即甚爱广交天下有识之士。因而在与一些人谈话的时候可以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忘了寒暑饥渴，日落日出。那时我起码是个非常好的倾听者。我对这些不同的人 and 不同人的思维方法、思想历程以及生活经历统统感兴趣。我曾沉浸其中乐而忘返，虽然那时真诚的交谈



在

忍

耐

中

成

长

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要不是《东方之子》这个访谈节目的出现，我仍会是一个勤奋而专心的笔耕者。写作之余和三两朋友聊聊谈谈，仅仅为的是享受亲情友情，不带任何任务和功利。

可是参加拍电视以后，我发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了。且不说每次的访谈都是任务，谈话之前要看多少资料，只说每次拍摄之前的技术准备，无论将要进行的谈话内容多么有趣，无论你与对方谈话的心情多么急切，也无论你的访谈提纲已多么充分，而你自己一个人创作时的那种说提笔就提笔的自由却再也不存在了。——它需要耐心：如果你是准时到达，你还要期待从城市另一端出发的整个摄制组准时到达；要等编导和摄像师选好环境和位置；要等灯光师布好灯光；要等录音师别好话筒试妥声音……把这一切做好平均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够一个中等文化的人读5万字，够几个积极的对话者说上约2万字的内容，够一个文字记者写1000字，够一个作家写500字。而电视访谈前



的这些准备时间和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也恰恰能够销蚀掉采访者所有的激情，为此你还需要学会重新调动自己的情绪，不但要先安抚它们，并且还要有效地帮助你的谈话对象控制情绪，以避免在正式拍摄之前过早地交流而过多地消耗热情。然而，无论我多么心疼时间还是精力，我都明白，这是我为我如今所热爱的电视访谈所付出的应有的代价。

谈话的操作性

再就是，这种谈话作为任务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依靠技巧。一场电视谈话的精彩与否，不在于它实际上有多么精彩，而在于它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有多精彩。有限的时间，无限的内容，即使是同一个内容也有无数的表达方式和方法，无论你天南海北谈了多少，每天在《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只有八分钟的时间，编辑的过程和结果会令你迅速明白：以往习惯的那种谈话方式，一谈起码一两个小时才算谈得深入的节奏已是远远不适宜了，因为



很多激动人心、富有哲理的对话都会消失在范围广泛、主题分散的交谈之中。

于是，在我最初感觉不那么对头的方面又多了一条，谈话的准备过程之后，谈话实施之时，就是以操作而不是激情为主要特点了。就是说，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谈话，不再是你和采访对象两个人随心所欲的选择与喜好，而是为了保持观众的兴趣，把兴奋点通过一个一个提问维持到谈话结束。

比如，去年底我主持了一组“将军访谈”，拍摄时就遇上这样的事。一位老上将为我们的节目准备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采访时也看得出来老将军情绪很饱满，尤其谈到他参与、指挥的几场著名的战役，更是滔滔不绝。说实话，作为晚辈，我本应恭听到底，然而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把将军的思绪从几十年前拉回到今天。因为建国以后对于战争历史的回忆已相当充分，各种回忆录、文史资料甚至电影、电视反映得已相当多了，而将军对于自身一生戎马生涯的哲学思索，以及他平日威严仪表的背后作为平常人的一面却是为一般观众所不熟悉